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60 年院庆随笔

牛耀龄

十月份时就听说兰大资源环境学院要搞 60 年院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不知从何写起，因为想写的很多。由于手边的事较多，一直没有动笔，有些不好意思。今天抽空写点令人难忘的回忆，写点发自内心的感触和感激。

有人问我你这半辈子最令你留恋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在兰大四年的大学生活。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能在兰州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学习生活机会是多么难得。农村是广阔天地，但比较落后，兰州污染严重，但毕竟还是比较先进。一九七八年二月，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跨进了兰州大学的校园。一转眼近 30 年过去了，一切好象还是昨天的事。第一次住楼房，那是拐角楼，虽然住一楼。刚进去时住 1039 室，后来搬到 1005 室，再后来就搬到了女生楼 4 楼 4013 室，一直到毕业。8 个人住一间屋的确很拥挤，但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家乡带来的特产总是一起分享。那时的学生生活虽然清贫，但歌声，笑语和幽默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喜欢吹笛子和口琴，但我的同学们说我只会吹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里的第二段。说起学习，刚上兰大的第一学期对我来说是最辛苦的。我发现同学们个个见多识广，所以我只能花多倍的时间苦读。很幸运我们当时的教室是(旧)文科楼 3009 室，昼夜有电灯，可以学习到深夜。后来没有固定教室了，上自习只能打游击，和同学“串通一起”上图书馆抢座位算是每天最重要的“战斗”了。很可惜，图书馆十点半关门，宿舍十一点统一熄灯，只好在床头秉烛夜读。那时我每天平均只睡 4、5 小时觉，于是获得“永动机”的殊荣。从小在农村“野惯了”的孩子最高兴的当然是出野外。1978 年景泰农场劳动仅三周，故事可写一本书。1979 年窑街煤矿普地实习，东岗镇测量实习都有好多难忘的小故事。1980 年宝鸡山煤矿实习尤其难忘，因为同学们轮流拉过肚子。1981 年 5 月份就开始讨论上哪做毕业论文实习的事，听说可去好多地方，包括新疆，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出省的机会，很想争取一下。很遗憾，两个月后毫无选择地全都去了白银，去看块状硫化物矿床。也好，这成了我后来作矿床教研室助教的起步，也成了我读矿床学硕士研究生的资本。

我非常感激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他们教会了我如何认矿物，认岩石，认识构造现象，如使用显微镜。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如何学习”的技巧。那时老师们早已不是“臭老九”了，可还是“穷秀才”。单身老师的宿舍小得寒酸，携家老师的住房更是拥挤不堪，然而他们的工作精神可敬可佩。这对我多年来的教书生涯影响很大。我清楚地记得，78 岁高龄的王景尊教授是我们的第一个专业课老师。那是 1978 年秋天，我们首次接触地质学。王老先生讲《普通地质》，他丰富的知识，清晰的思路，洪亮的嗓音和对地质学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原来地质学如此有意思。我猜想，听过王老先生《普通地质》课的学生一定不会闹专业情绪吧？我感谢兰大“地质地理系”的所有老师。特别是王景尊、李万茂、陈国英、付学明、郭原生、武安斌、王征平、张良旭、李嘉林、张志安、沈光隆、李克定、王凤志及陶明信等老师。我也感谢李玉忠、陈怀录两位老师多年的鼓励、支持和友谊。我非常高兴结识了那么多同学，我们 77 级的，还有 78，79 和 80 级的——他们是朋友，也是良师。

兰州大学是我的母校，我也曾是其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四年的大学生活再加四年的助教生活，一共八年，受益良多。兰大是我的家，我希望能“常回家看看”，看看老师，看看同行，看看朋友，看看对地质科学充满热情和追求的年轻一代。

兰州大学 1977 级地质学专业校友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日

于英国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UK